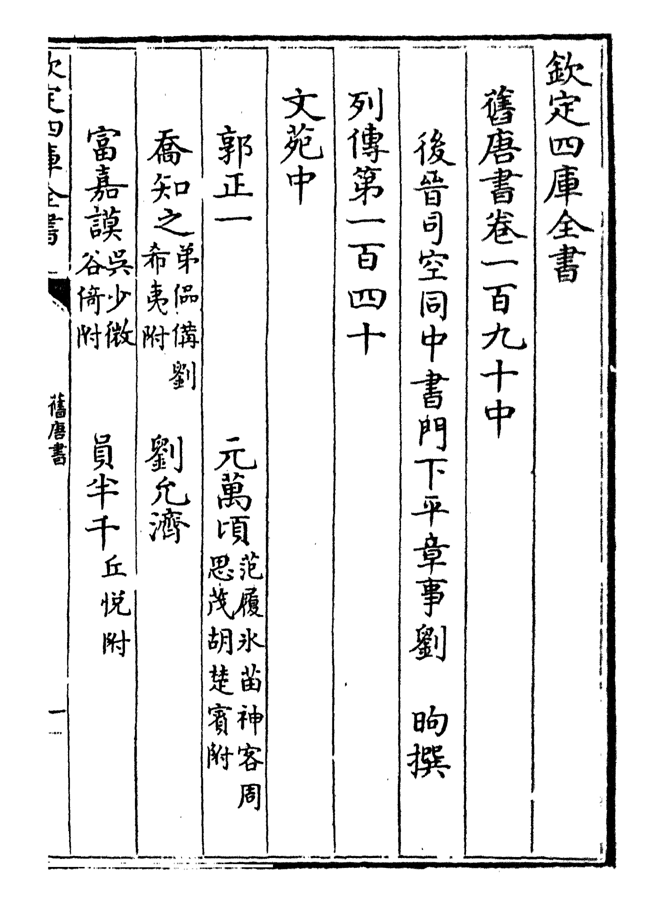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

文苑中

郭正一　元萬頃范履氷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附

喬知之弟侃備劉希夷附　劉允濟

富嘉謨吳少微谷倚附　員半千丘悅附

劉憲 王適 司馬鍠 梁載言附　沈佺期

陳子昂 閭丘均附　宋之問

閻朝隱 王無競 李適 尹元凱附　賈曾 子至

許景先　賀知章 賀朝 萬齊融 張若虛 邢巨 包融 李登之附

席豫 徐安貞附　齊澣

王澣　李邕

孫逖 子成

郭正一定州彭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弘

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玄同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為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敕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則天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尋出為晉州刺史入為麟臺監又檢校陜州刺史永昌元年為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沒文集多遺失先是儀鳳中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倫欽

陵戰于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沒于陣高宗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絶空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邉明立烽候勿令侵擾伺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寛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為嚴守為便正一才略率多此類

元萬頃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胄祖白澤武德中總

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總管記室别帥馮本以大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爲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

諷高宗廣名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頃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踈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時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茂相次為酷吏所殺

范履氷者懷州河內人自周王府户曹名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脩國史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

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氷在禁中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四年下

獄死

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慎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荅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喬知之同州馮翊人也父師望尚高祖女廬陵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與弟偘備並以文詞知

名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誅之偘開元初為兖州都督備預修三教珠英長安中卒於襄陽令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為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為時所重志行不修為姦人所殺

劉允濟洛州鞏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齊彭城郡丞瓛

六代孫也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濟甞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手制襃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為來俊臣所搆當坐死以其母老特許終其餘年仍留繫獄久之會赦免貶授大庾尉長安中累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

坐與張易之欵狎左授青州長史為吏清白河南道巡
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尋丁母憂服闋而卒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
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
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
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
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長史
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為壽安尉預修三

敎珠英中興初為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少微亦舉進士累至晉陽尉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右臺監察御史卧病聞嘉謨死哭而賦詩尋亦卒有文集五卷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倚後流寓客死文章遺失微子翬開元中為中書舍人

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

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餧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黄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尋又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

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為上第垂拱中累補左衛冑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辭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閤供奉嗣

聖元年半千為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
郎石抱忠並為弘文館直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
分日於顯福門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
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
善前後賜絹千餘匹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
内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
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
部郎中預修三教珠英中宗時為濠州刺史睿宗即位

徽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卒文集多遺失半千同時學士

丘悅

丘悅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為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為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劉憲宋州寧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時為侍御史屬河南

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蠆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衆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預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暫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為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謐

等遂不行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尋卒官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天授中受詔推按來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繩之反為俊臣所搆貶瀞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擢憲為給事中尋轉鳳閣舍人神龍初坐嘗為張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為渝州刺史俄復入為太僕少卿兼修國史加修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啟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

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
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
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
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
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玄宗甚嘉納
之明年憲卒贈兖州都督有集三十卷初則天時敕吏
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彥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
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適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馬鍠洛州温人也神龍中卒于黄門侍郎

梁載言博州聊城人歴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時為懐州刺史

沈佺期相州内黄人也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為沈宋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神龍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館直學士後歴中書舍人太

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弟全交及子亦以文詞知名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

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狥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

不蒹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兹矣況皇
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宫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
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宫將遷西京鑾輿
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
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
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
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
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

察之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廹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

離妾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
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
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
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太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
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
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
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

不堪弊必有逋逃子来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蕃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加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

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泰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

藥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狥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覧爭臣之策采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都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

願孝哉何聖賢襃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鄭州之交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

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則天名見音其對拜麟臺正字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狥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邉羌自國初已來

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葢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聞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器辱十八萬乘於青海之澤

身因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
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𩕳
頟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
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
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賨不取蜀勢未可舉乃
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
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
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

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撤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

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恃有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眞圖此姦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贓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

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

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狥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

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

議者咸以子昂為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昂為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為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黄門侍郎盧藏用為之序盛行於代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為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

宗之間虢州弘農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書善屬文高
宗時為左驍衛郎將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弱冠知名尤
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初徵令與楊烱分直内
敎俄授洛州叅軍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易之
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
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
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
虬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叅軍未幾逃還

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由是深為義士所譏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尋轉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

一為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
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
父之一絕之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
劍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
閻朝隱趙州欒城人也少與兄鏡幾弟仙舟俱知名朝
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善構奇甚為時人所賞累遷給
事中預修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
宋之問潛代為之聖歷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

山祈禱朝隱乃曲中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銀器十事俄轉靈臺少監易之伏誅坐徙嶺外尋召還先天中復為秘書少監又坐事貶為通州別駕卒官朝隱修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為修書使盡收天下文詞之士為學士預其列者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並知名於時自餘有事跡者各見其本傳

王無競者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

弘之十一代孫父佋棣州司馬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秘書省正字轉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重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為太子舍人神龍初坐訶詆權倖出為蘇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交往再貶嶺外卒於廣州年五十四

李適者雍州萬年人景龍中為中書舍人俄轉工部侍郎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序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彦伯編而叙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尋卒

尹元凱者瀛州樂壽人初為磁州司倉坐事免乃棲遲山林不求仕進垂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特相友善徵拜右補闕卒於并州司馬

貫會河南洛陽人也父言忠乾封中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龎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轉吏部員外郎坐事左遷郃州司

馬卒曾少知名景雲中為吏部員外郎玄宗在東宮盛
擇宮寮拜曾為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
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啟諫曰臣聞作樂崇
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豫其間
昔魯用孔子幾至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
孔子所以行戎有由餘兵强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
戎王躭悦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良以婦
人為樂必務治容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効淫俗

將成敗國亂人實由兹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内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為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群寮慢伎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吏女樂並令禁斷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内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忻戴太子手

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明年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曾奏議請於南郊方丘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惟稽古義得緣情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竟依曾所奏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又固辭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

禮無嫌曾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曾後坐事貶洋州刺史開元六年𤣥宗念舊特恩甄叙繼歷慶鄭等州刺史入拜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子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册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寶

應二年爲尚書左丞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省試每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叅議議者多與綰同至議曰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詞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

乖斯義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儒道不舉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

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所以祿山一呼四海震蕩思明再亂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揺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用

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行於鄉里哉自魏至隋僅四百載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隋梁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幬生育德合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今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由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勸不其謬歟祇足以長浮

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者然之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依舊貫至所議來年允之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試舉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歷初改兵部侍郎

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
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
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累遷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
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近臣三九之辰
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不存禮章多闕
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
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

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則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宫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茍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澇處

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將除凶未圖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兩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流離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恥慚考古循今則為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習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幸甚自是乃停賜射之禮俄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

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損居人廬舍溺死者甚衆景先言於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必資修德以禳之左傳所載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誠宜發德音遣大臣存問憂人罪已以答天譴明公位存輔弼當發明大體以啟沃明主不可緘默也乾曜然其言遽以聞奏乃下詔遣戶

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秘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就

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是歲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羣臣並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範來葉為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行

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有
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捨非允為門廕子弟喧訴盈庭
知章於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
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
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知章性放曠
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
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
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

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隷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為觀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為會稽郡司馬仍

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别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藴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静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禄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常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

禁可贈禮部尚書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為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為宋州叅軍卒席豫襄陽人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為時所稱三

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
皆有能名轉戶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撫使兼鄭州刺
史入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以前為考功職事修
舉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天寶初改尚書左
丞尋檢校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玄宗幸溫泉宮登朝
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為工手制褒美曰覽卿
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豫與弟晉俱以詞
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及吏曹簿領未嘗草

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七載卒于位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日即葬勿更久留遺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徐安貞者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

侍郎天寶初卒
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以制科登第釋褐蒲州司法叅軍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開元中崇復用為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駮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秘書監馬懷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詔編次四庫羣書乃奏澣為編修使改秘書少監尋丁憂免十二年出為汴州刺史河

南汴為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
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為治民吏
歌之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懷州刺史王丘為
左丞以澣為右丞李元紘杜暹為相以開府廣平公宋
璟為吏部尚書又用戶部侍郎蘇晉與澣為吏部侍郎
當時以為高選時開府王毛仲寵幸用事與龍武將軍
葛福順為姻親故北門官見毛仲奏請無不之允皆受
毛仲之惠進退隨其指使澣惡之乘間論之曰福順典

兵馬與毛仲婚姻小人寵極則姦生若不預圖恐後為
患惟陛下思之況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
謹慎又是閹官便於禁中驅使臣雖過言庶裨萬一臣
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惟聖慮密之玄宗嘉
其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徐俟其宜會大理丞
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别駕瀚與察善出城餞之因語禁
中諫語察性譸諂遽以瀚語奏之玄宗怒令中書門下
鞫問又召瀚於内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而疑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輕險無行常遊太平之門此日之事卿豈不知耶澣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高州良德丞又貶察為潯州皇化尉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

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于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難澁行旅弊之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採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又納劉戒之女爲妾凌其正室專制家政李

林甫惡之遣人掎摭其失會瀚判官犯贓瀚連坐遂廢歸田里天寶初起為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時絳州刺史嚴挺之為林甫所搆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瀚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恚之欲離其勢五年用瀚為平陽太守卒於郡肅宗即位為林甫所陷者皆得雪瀚受褒贈

王瀚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瀚感之撰樂詞

以敘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并州禮澣益至會說復知政事以澣為秘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櫪多名馬家有妓樂澣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說既罷相出澣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别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道州司馬卒有文集十卷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為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為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

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為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邕少知名長安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

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况臣為陛下官受陛下禄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説妖祥惟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為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

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

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
神之道理天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以與張柬之善出為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
玄宗清内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又
貶崖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為戶部郎中邕素與黄門
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為憲官
事洩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構成其罪左遷括州
司馬後徵為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迴邕於

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張說為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贜汙事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幷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

國剛毅忠烈難不茍免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鞫訊待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猷息禽視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

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

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弗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已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疏奏邕已會減死貶為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而死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朂討賊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

序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時

年七十餘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帛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後因恩例得贈秘書監

孫逖潞州涉縣人曾祖仲將壽張丞祖希莊韓王府典籤父嘉之天冊年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授蜀州新津主簿歷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致仕卒年八

十三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為土火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為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遷秘書正字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拜左拾遺張說尤重其才逖日遊其門轉左補闕黃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辟為從事暠在鎮與蒲州刺史李尚隱遊于伯樂川逖為之記文士盛稱之二十一年入為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逖選貢士二年多

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顔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頴士趙驊登上第遜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二十四年拜遜中書舍人遜自以通籍禁闈其父官纔邑宰乃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雖當暮齒幸遇明時綿歴驅馳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清秩頻遷省闥又拜掖垣地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遥日暮父乃後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責於私庭無報德之効反慚烏鳥徒厠鴛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霑臣父玄宗優詔

奬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尋卒丁父喪免二十九年服闋復為中書舍人其年充河東黜陟使天寶三載權判刑部侍郎五載以風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以疾沉廢累年轉太子詹事上元中卒廣德二年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宿絳成逖弟遹遘造通終左

武衛兵曹宿歷河東掌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卒成字思退以父蔭累授雲陽長安尉歷監察御史轉殿中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奏充掌書記入爲屯田司勲二員外郎丁母喪免終制出爲洛陽令轉長安令時兄宿爲華州刺史因失火驚懼成瘖病成素孝悌蒼黃請急不俟報而趨華代宗嘉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爲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請立碑頌德優詔襃美轉蘇州刺史貞

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卒宿子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範並舉進士會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子紓徹並登進士第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考證

齊澣傳爪步沙尾○原本脫沙字今從新書增

王澣傳○澣新書作翰 臣酉按此與齊澣傳連屬明是傳寫之訛當從新書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下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龔褆身

謄録監生臣黄　鑫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文苑下

李華　蕭穎士　附李翰　陸據　崔顥

王昌齡　孟浩然　元德秀

王維　李白　杜甫

吳通玄兄通微　王仲舒　崔咸

唐次子扶持持子彥謙　劉蕡　李商隱

温庭筠　薛逢子廷珪　李拯

李巨川　司空圖

李華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為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頴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頴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温

麗少宏傑之氣頴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為祭古戰場文燻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頴士因閲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頴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頴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當其言禄山陷京師玄宗出幸華扈從不及陷賊偽署為鳳閣舍人收城後三司類例減等從輕貶官遂廢於家卒華嘗為魯山令元徳秀墓碑顔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

寫之號為四絕碑有文集十卷行於時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騈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線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線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

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絶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頴士一閲即能誦之華再閲據三閲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頴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禄山

之亂從友人張廵客宋州廵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廵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廵守城事迹撰張廵姚誾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廵之忠義士友稱之上元中為衛縣尉入朝為侍御史

陸據者周上庸公騰六代孫少孤文章俊逸言論縱横年三十餘始遊京師舉進士公卿覽其文稱重之辟為從事累官至司勲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卒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

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王昌齡者進士登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卒昌齡為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

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荆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為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歳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第後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禄仕調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聞召補龍武

録事參軍德秀早失恃怙縗麻相繼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遂不娶婚族人以絶嗣規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繼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貧無以為禮求為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歲屬饑歉庖厨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餚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李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天寶十三年卒時年五十九門人相謚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

遂為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為給事中禄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瘖病禄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禄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為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煙百官

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

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

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别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别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脩心之㫖捨筆而絶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寳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寳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襃賞縉自有傳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

陵與白詩酒唱和甞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宫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禄山之亂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

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

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黄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

而還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甞遊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淫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栢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

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閒為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閒教失根本士以簡謾翕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

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迨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

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甫有文集六十卷

吳通玄海州人父道瓘為道士善教誘童孺大歷中召入宮為太子諸王授經德宗在東宮師道瓘而通玄兄

弟出入宮掖恒侍太子遊故遇之厚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綺麗通玄幼應神童舉釋褐秘書正字左驍衛兵曹大理評事建中初策賢良方正等科通玄應文詞清麗登乙第授同州司戶京兆戶曹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

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為名奔播之時道途或豫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排己故欲廢之德宗缺文計會贄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內職皆通玄譖之也七年自起居郎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通玄自以久次當拜中書舍人而反除諫議殊失望陸贄與宰相竇參

相惡叅從子給事中申叅尤寵之每預中書擬議所至人呼申為喜鵲申嗣號王則之從父甥也申與則之親善則之為金吾將軍好學有文申與則之潛結吳通玄兄弟為叅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時通玄取宗室女為外婦德宗知之既聞申則之譖陸贄綱紀伺之果與通玄結構其謀帝大怒罷竇叅知政事尋貶柳州司馬竇申錦州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帝召見之親自臨問責以

汚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尋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代竇參通徵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入為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與弟通玄同職禁署人士榮之七年改禮部郎中尋轉中書舍人通玄死素服待罪於國門帝特宥之通徵竟不敢為喪服通玄詞藻婉麗帝尤憐之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詔李紓為謚册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

憮然重之如此

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嗜學工文不就鄉舉凡與結交必知名之士與楊頊梁肅裴樞為忘形之契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累轉尚書郎元和五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京兆尹楊憑為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仲舒與憑善

宣言於朝言夷簡掎摭憑罪仲舒坐貶硤州刺史遷蘇州穆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其年出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户輸稅長慶三年冬卒於鎮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鋭位終給事中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為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

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勲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夜分省覽剖判決斷無毫釐

之差胥吏以為神人入為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和八
年十月卒初銳佐李抱眞為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
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
朔禁遊客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為
子因指口下黑子頋以為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
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髙尚志於林
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
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霑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

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并州晉陽人也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累辟使府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官次坐出為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臯抗表請為副使德宗密諭臯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辯謗畧上之德宗省

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改夔州刺史憲宗即位與李吉甫同自峽内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甞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録未盡卿家傳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謗畧

其序曰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陳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讒為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費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鶗鴂彫卉薏苡惑珠者哉況立

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遂
覽前聞緬想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
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
猷博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
制理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
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讒謗之
事迹叙瑕釁之本末紀謡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
卷昔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脩辯謗之書千古一心同

垂至理將俟法宫退日昃之政别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辯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憲宗優詔荅之次子扶持扶字雲翔元和五年進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出為刺史太和初入朝為屯田郎中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内鄉縣行市黄澗兩塲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河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碩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

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勑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産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俄轉司勲郎中八年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九年轉職方郎中權知中書舍人事開成初正拜舍人踰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團練觀察使四年十一月

卒于鎮扶佐幕立事登朝有名及廉問甌閩政事不治身歿之後僕妾爭財詣闕論訴法司按劾其家財十萬貫歸於二妾又嘗枉殺部人為其家所訴行已前後不類時論非之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入朝為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自工部郎中出為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畧招討使入為給事中大中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節度靈武六城轉運等使進位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

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處置等使卒子彥謙字茂業咸通末應進士才高負氣無所屈降十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盜起兩都覆没以其家避地漢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奏至河中節度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温廷筠故文格類之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責叅佐彥謙與書記李巨川俱貶漢中掾曹時楊守亮鎮

興元素聞其名彦謙以本府叅承守亮見之喜握手曰聞尚書名久矣邂逅於兹翌日署為判官累官至副使閬壁二郡刺史卒於漢中有詩數百篇禮部侍郎薛廷珪為之序號鹿門先生集行於時子渙位亦至郡守次弟歆欣歆貞元六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登朝為御史出為郡守卒子技字己有會昌末累遷刑部員外轉郎中累歷刺史卒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歴二年進士擢第博學

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談王霸大畧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宫闈横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目為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黙無為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莫可及

也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偽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廪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徵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百工在

乎按度而滛巧或未袞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彦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虚懐必當箴主之闕辯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

本源著於條對至於𢧵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蕡切論黃門太横將危宗社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

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齊俗和陰陽以照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伏惟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

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志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纎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

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敎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予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予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辯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屛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理

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

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罷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

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

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弒吳子餘祭

不書其君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之所以將變也臣

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

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爰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

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隂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

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隂邪之路屏䙝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慶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嶽十二

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强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辯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太平

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强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强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

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

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致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

在左右貪臣聚歛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於九泉鬼神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厲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

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

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仁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兆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

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於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

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

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予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食與財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其

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

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曁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叅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

未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

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强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禄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

以惠孤寡强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考其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

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

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

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脩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

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為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悒以為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黄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顔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為

從事待如師友位終使府御史

李商隱字義山懐州河内人曽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録事祭軍父嗣商隱幼能為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為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

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為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為河陽師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為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為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為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

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為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辭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

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為當塗者所
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義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為賓
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苦心
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
雜不脩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
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
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為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

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為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楊子院醉而犯夜為虞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于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屬徐商知政事頗為言之無何商罷相出鎮楊收怒之貶為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子憲以進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為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曾為龎勛所殺庭皓亦被害庭筠著

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鉉罷相鎮河中辟為從事鉉復輔政奏授萬年尉直弘文館累遷侍御史尚書郎逢文詞俊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畧久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揚歷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

須先歴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為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為將相皆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収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又出為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為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祕書監卒子廷珪中和中登進士第大順初累遷司勲員

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奉使太原復命昭宗幸華州改左散騎常侍移疾免客遊成都光化中復為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入梁至禮部尚書

李拯字昌時隴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黄巢之亂避地平陽僖宗還京召拜尚書郎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僖宗再幸寶雞拯扈從不及在鳳翔襄王僭號逼為翰林學士拯既汚偽署心不自安後朱

玫秉政百揆無敘典章濁亂拯甞朝退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京城亂拯為亂兵所殺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拯既死伏其屍慟哭賊逼之堅哭不動又臨之以兵至於斷一臂終不顧為賊所害人皆傷之

李巨川字下已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故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

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位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冦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為部下所害朝議罪叅佐貶為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累遷幕職景福中守亮為李茂貞所攻城陷以部下數百人欲投太原入秦

爲華軍所擒巨川時從守亮亦被械繫在途巨川題詩於樹葉以遺華帥韓建詞情哀鳴建欣然解縛守亮誅即命爲掌書記俄而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即時巨川之名聞于天下昭宗還京特授諫議大夫仍留佐建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進兵入潼關建懼令巨川見全忠送款至

河中從容言事巨川指陳利害全忠方圖問鼎聞巨川所陳心惡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筆見知於全忠慮得巨川減落名價謂全忠曰李諫議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為全忠所害

司空圖字表聖本臨淄人曾祖遂密令祖彖水部郎中父輿精吏術大中初戶部侍郎盧弘正領鹽鐵奏輿為安邑兩池榷鹽使檢校司封郎中先是鹽法條例疏闊吏多犯禁輿乃特定新法十條奏之至今以為便入朝

為司門員外郎遷戶部郎中卒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

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圖請從

之凝加器重洎廉問宣歙辟為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

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

相盧携罷免以賔客分司圖與之遊携嘉其高節厚禮

之甞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畀老

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携復入朝路由陜虢謂陜

帥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為賔

佐其年携復知政事召圖為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遷本司郎中其年冬巢賊犯京師天子出幸圖從之不及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數年徽受詔鎮潞乃表圖為副使徽不赴鎮而止僖宗自蜀還次鳳翔召圖知制誥尋正拜中書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寶雞復從之不及退還河中龍紀初復召拜舍人未幾又以疾辭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景福中又以諫議大夫徵時朝廷微弱紀綱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處移疾不起

乾寧中又以戸部侍郎徴一至闕廷致謝數日乞還山許之昭宗在華徴拜兵部侍郎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謝之而已昭宗遷洛鼎欲歸梁栁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任非專於禄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狗棲衡之志可放還山圖有先人别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

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於道鋭

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荅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圖既脫桺璨之禍還山乃預為壽藏終制故人來者

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王重榮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臘饋遺不絶於途唐祚亡之明年聞輝王遇弑于濟陰不懌而疾數日卒時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圖無子以其甥荷為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彈昭宗不之責

贊曰國之華彩人文化成閒代傑出奮藻摛英騏驥逸步咸韶正聲燦流緗素下視姬嬴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考證

李翰傳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原本脱從字今增

杜甫傳天寶末獻三大禮賦○臣宗萬按新書本傳天寶十三年甫奏賦三篇與此異黄鶴曰舊書玄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宫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有事于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紀甲子俱合則為十載獻賦

明矣據此當書天寶十載為合此云天寶末竟不書年又與紀牴牾矣

王仲舒傳字弘中○臣宗萬按洪興祖韓子年譜云有王仲舒碑一本云公諱弘中字某司馬公云實録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又宴喜亭記稱王弘中則弘中必字也

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臣宗萬按韓愈王仲舒碑云貞元

初射策拜左拾遺此云右不合且曰貞元初則登第非十年矣又按墓誌則云貞元十年與傳同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考證